

二刻英雄譜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二刻英雄譜

二 羅貫中 施耐庵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此合刻二國水滸人王傳卷之六

丙集

錢塘施耐庵編輯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

元

束原

羅貫中

演義

風聞浪裡白跳第三十四回

心安弟屋穩性定葉根齊世事

靜方見人性淡始長因人成事

業避難遇豪強他日梁山泊萬

名四海揚

却說鄧役便罵曰你這矮黑殺才

倚誰勢耀不送常例錢與我宋江

曰如何逼取人財那人大怒喝曰

配軍安敢如此無禮且打這廝一

百訊棍两边營裡人都和宋江好

衆見說要打一幫都走了卽說是

眾人都散拿起來捆做來決江曰

曹操食亭破袁紹

第六十一回

却說呂授被執曹操待以上賓授但求死義不肯屈放于軍中盜馬欲歸操恐為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目設祭遂

此建墳于黃河渡口立碑曰忠烈祖君之墓操乘袁紹之

敗整頓軍馬迤逦追至冀州城邑聞操大破袁紹尽皆膽

裂。謂軍前投降操皆撫慰之却說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

餘騎至黎陽北岸有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心腹事

尽訴典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囁聚

軍威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夜聞哭聲遂

私往聽之軍皆訴說其弟失兄亡伴去親者不可勝計都

抱胸而哭曰若所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苦也紹大慟曰

斷級成得何罪，抑殺級馬尚，你是我手裡行貨，該斬便是罪過要結果。你、不進宋江曰：我因不送常例錢，便該死。結識梁山泊吳學究，却該怎的那人听得慌忙去了訊棍便同足下是誰？宋江笑曰：小可山東鄆城縣宋江便是那人。听了大驚，曰：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不拜。同往城裡叙懷。宋江曰：斷級火侍郎。宋江鎖了房門，宋江到房裡取了吴用的畫帶了銀兩，和那人入江州城來。酒店樓上坐下，那人問曰：兄長何處見吳學究？宋江取出書信与那人折開看了，拜曰：小弟只听得有個姓宋的管下牢城，不想却

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吾今回去何面見田豐耶？次日上馬正行之間，逢紀引來軍接紹对逢紀曰：吾不听田元皓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所料也。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吾！必殺之。逢紀又曰：豎儒常對獄卒曰：袁本初再求我時，吾却不用謀矣。却說田豐在獄中，獄吏曰：典別崔質萬全之喜。豎曰：何喜可賈？獄吏曰：袁督軍全師大敗而回，想必見重于君也。豎笑曰：我今日死矣！獄吏曰：人皆以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豎曰：袁督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獄吏未信，忽使者賁劍至，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乃具酒食典之。賁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刃。獄吏皆不忍。典之衆人無不下泪。賁曰：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者，是無智也。不識嫌疑而進之者，是不明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仁宗言詰曰清風高節爲之立碑。宋江

曰沈起大名，正要拜識真顏。欽知平生十廟那人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郎級戴宗有一等矮人的道術，但審官飛揚緊急。

革把兩個押牢在兩腿上你起紳行注來，一日能行四百里拴四個甲馬在腿上，一日能行八百里。

因吐人都称做神行太保，當下戴宗典宋江託墨來，情願各大喜。

那賣酒的安排酒飯，宋江斬殺路上遇見許多奸淫相爭的事。

戴宗也把吳學究往來事告訴一遍，只听樓下喧鬧，戴宗便問曰：「是谁？」店主曰：「便是那個鐵牛戴宗矣。」

曰：「又是危庸無禮，兄長少坐我去了。」

乃自刎于獄中。後史官有詩曰：

鉅鹿田元皓，天姿邁等倫。周朝齊入土，殷至配三仁。直

諫十載紹忠心，救兆民堪嗟罕。內死哉，士益麒麟。

又有詩歎袁紹云：

昨宵沮授軍中失，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樑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死于獄中，知者皆哭。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劝紹立後嗣，共掌軍國大权。

按紹所生三子袁尚字肅，子頤字彥，一出守青州，一號長子袁譚。

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顥，一號長子袁譚。

袁尚生三子袁尚字肅，是紹後妻劉氏所生，甥高幹出州。

袁尚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劉氏常于紹前私讚

尚有存德紹故留任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

起兵熙、肅皆不在。劉氏劝紹立尚為後嗣，令掌軍馬。當初

審配、逢紀并袁尚為輔佐。辛許郭圖、方袁譚為輔佐。四人

各為其主，常有不足之心。當時袁紹子審、逢、郭、辛四人，

同

叫他上來戴宗下去。到得那個人上樓來宋江吃了一驚。看那人生得如何。

黑熊般一身鎧甲缺牛橫匾
頑皮交加一字赤黃眉雙眼赤
絲乳繫怒髮渾如鐵索。嵯峨
似俊倪天蓮惠然下雲梯李遠
真勇悍人呼鐵牛兒

宋江便問戴宗。院長這大爺是誰。戴宗曰。這個是小牢子姓李名逵。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中都叫他做鐵牛。因打死人逃出來。遇赦流落在此。酒性不好。多人惧他。便兩把橫斧。極令拳腳。李逵見宋江問戴宗曰。計。黑漢是誰。

議曰。今吾命弱。欲立其後。以為河北之主。長子譚為人性剛好。寂然聰明。事多蹠據。二子肥榮懦雜。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汝意若何。郭圖進曰。昔日沮授曾諫王公。言猶在耳。授有言曰。世祖萬人爭逐一兔。一人獲之。含者遂止。分定故也。謂為長今居于外。若欲立。尚此為亂之萌也。自古遷長立幼。家邦不定。廢嫡正庶。天下不安。今軍勢稍挫。曹操厭虜。文使譚尚爭之。乃自取亂之道也。王公且理公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袁紹不決人報袁紹自幽州引兵六萬。前來助戰。高幹引兵五萬。自并州來。袁譙率兵五萬。自青州來。紹喜。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于河上。有土人領食鹽。張中駕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操曰。吾軍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數人。鬚髮尽白。皆拜於地。操請入帳。十聲擾擾。你鄉何嘗。有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朱楚。

不然休面我且与你说知。這位仁兄便是你要去捉的山東及時雨宋江。李達曰：「既被不要端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曰：「我正是宋江。」李達曰：「我爹爹你何不早說。」牛二喜模首便拜。宋江連忙答禮。大母請坐戴宗跪令身边坐吃酒。宋江問却道：「大哥為何在接下漢？」李達曰：「我有一鉢人銀使用去了。却問這主人借十兩銀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時耐主人不肯。我要將他却放大意，叫了他上來。宋江听罷，便取出銀十兩與李達。說曰：「大可將銀贖來。」李達接了銀子便曰：「二位哥哥，少待我贖銀便來。」李達去了。宋江曰：「尤長休借銀。」

初，重欽于民，民皆生怨。丞相與仁義之兵，市民伐罪。官渡一戰，破壞絕百萬之衆。止應當時殷植之言，犯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如老夫所言，何以當之。」取酒食綿帛以賜老人。號令三軍，處死鄉鄰人家鴉犬者，如殺人之罪。于是軍民震服。操亦心自暗。高人張良紹來，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則至谷學。丁寧指揮前進。于塞已定。次日，紹下戰書，據批回日下決戰。使回見紹。兩軍擂鼓，各披掛上馬。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喚紹答話。紹列三子一甥，文官武將擺于兩邊。操曰：「吾力盡，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恐悔不及。」船大怒，回顧衆將曰：「誰敢出馬？秦尚欲于父前耀武揚威，便舞斐乃飛馬出陣來往奔驰。操指曰：「此何人？」

与他便好。這張破五貪酒好賭，他

也。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优未畢，一將挺鎗

把銀云頭，乃是漢那裏討銀還不

不還矣。曰：此少銀兩，何足掛意？我

有這漢子忠直，且說李遠得這銀

子，果然走去小張一賭，房曰：开賭

一小張一絕，與他賭勝，拿走銀

五兩，這心不伏，我有跟上而取決

輸贏，又賭一場，李遠又偷一會，思

慮此銀係是宋江哥，借與我的，

反成賠去，有何面目回見心生惡

意，行完奪銀便走，小張一趕來，却

放李遠賭，打賭場上，數人一齊趕

來，後面二人大喝奪財，行克是何

理也。李遠回頭相顧，乃是鐵宗宋

江，李遠看見，惶恐滿面，宋江大笑

曰：想必資弟輸與他了，快把還他。

李連只將取出來還宋江。宋江便喚過小張一前來接去。小張一接曰：「小人只拿自己原銀，李大哥的不要。」省得記了冤仇。宋江曰：「他不記，我心懷小張一收了，拜謝回去。」宋江曰：「我和李大哥去飲三盃。」戴宗曰：「前面有琵琶亭酒館，飲酒敘情。」是唐白樂天古跡，同去亭上酌。二益觀江景，有詩為証：

自傳高風世莫加，書舟載水仰琵琶。
欲舒老眼求陳跡，到處驚鴻鳥飛逐落霞。

三人未到琵琶亭上，看時，一邊擣西樓，一邊店主房舍，戴宗三個生定，便叫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上色好酒，公餌，撮米，宋江目睭那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曰：「吾自歷戰

此諸軍何不死戰？軍急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斬十數將。衆皆大吼。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之間，一声鼓响。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惡殺一陣。袁紹衆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上十里。左边築進石邊干禁，助下殺出。一陣殺得袁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上數里，左边李典，右边徐晃，兩軍截殺一陣，殺得袁紹父子胆喪心驚。卷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边張遼，右边張郃，透寨而入，紹麾上馬前奔倉亭，人困馬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军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前面曹軍擺開。左夏侯惇，右曹洪，中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爲所擒也！」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紹高幹，皆被箭傷。紹連夜走百餘里，方脫所隨馬步，入衆紹有萬餘人，大半各自潰散。少半皆被殺戮。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紹曰：「吾自歷戰

江山景致非常。宋江分付酒保曰：「這位大哥面前，放下大碗酒。」酒保左手取個碗來，放在李達面前。李達笑曰：「真個宋哥！」便知我性然。李達見棹上肉食，通不道沒。宋江吃了幾盞，忽然想要尿。撚湯吃，便問戴宗曰：「這里有好頭月吃？」宋江吃了幾盞，忽然想要尿。撚湯吃，便問戴宗曰：「這里有好頭月吃？」宋江笑曰：「兄長你不見滿江都是築船？如何沒有醉魚？」宋江曰：「淨吃抹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有好醉魚時，另造些湯米。酒保答曰：「活魚還在船內，魚牙不來。」未曾敢動，李達曰：「我去討兩尾。」活魚來，戴宗曰：「只央酒保去。」李達曰：「船上打魚的都來奉承我。」一直去。戴宗曰：「兄長休忙。小弟引這

數十場，未若官渡仓库之失，乃天災吾也。操必來追。汝等各回本州，營此曹賊一決。」此言非也。譚白、青州兵糧甚多，兄請去再爲整頓。紹教引爭評。郭圖急隨袁譚前去，理會。恐曹操犯境，令袁熙再回幽州。高幹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率人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督領軍士城中，廣積糧草，布備軍隊。兵來，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探察冀州虛實，然後進取。州牧知回報，紹壯病在床。袁尚審配率卒守城池。袁譚遣袁熙、高幹，背回本州，衆皆勸操可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急不可拔。是今不保，往日力又不成。」忙廢民樂，姑待秋成，收之。未晚，眾口皆恤。其民必憤大計。操曰：「民爲邦本。」固邦氣。若毫無民氣，空城何用哉？」正遲疑未決，此言非也。忽報劉備在洛陽。得劉備，定卻數方之變。德知人情，只是匿歸河北，出征。見今今，劉備守汝南，劉備乘虛引軍

他生來以爲時日。到此一見，方知是大幻覺。沒有東邊到西邊，不到那裏去。

亭上取樂，有詩為証。

李前州著出塵寰江水峰巒擁

翠巒明月見無人不在黃蘆

竹葉潮還

李遠走到江邊見漁船都着此時

五六天氣晴午不見牙人開船賣

魚李遠走到船凜喝聲曰：你們船

上活魚把兩尾來血殘那魚ノ都

說曰：牙生本來誠也，不曾殺如何

軟言道：牛車跳上船去，把竹竿一

拔伊手_{木出其行}上船拔下模時，那里有魚

那大江灘船上岸，開去截大孔於

江才歸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竿

攔住船裡活水往來，李遠大曉得

李前州甚出塵寰江水峰巒擁

翠巒明月見無人不在黃蘆

何且聽下一回分解。

劉玄德三顧茅廬

目第六十二回

曹操兵至官渡，見袁紹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曹鄉

人民死此，則可也。豈不爲我之財，豈可擾之？遂勒兵東向。

劉備擇處，暫歇。多遠離山五十里，下寨，分三隊。于

東南川上，逢馬，見許昌王張飛屯兵正南寨中。玄德

醉罵人形，甚是無禮。玄德故謀而出，操布成陣勢，叫名震

打語，玄德聞之，心中大怒，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爲上

賓，汝倒反爲我心腹，則玄德大怒曰：汝詔乃虛妄之言。吾有天子

降詞，汝敢欺我？玄德曰：汝休詆言。玄德遂誦衣帶詔，操大怒，教許

幹在後，將軍在前，三軍之士，莫不奮發。玄德曰：汝休詆言。玄德遂誦衣帶詔，操大怒，教許

幹在後，將軍在前，三軍之士，莫不奮發。玄德曰：汝休詆言。玄德遂誦衣帶詔，操大怒，教許

幹在後，將軍在前，三軍之士，莫不奮發。玄德曰：汝休詆言。玄德遂誦衣帶詔，操大怒，教許

幹在後，將軍在前，三軍之士，莫不奮發。玄德曰：汝休詆言。玄德遂誦衣帶詔，操大怒，教許

一一閒書、甚昔

小畜

把竹竿提得地活魚都走了。褚生叫着一將，挺鎗出馬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指

凱遜別船去拔竹竿，那船人都是上船，把竹竿打李遠，李遠大怒，晚下布衫，兩手空閒，搶過竹竿，

左手折斷，右手空閒，搶過竹竿，

李遠拿住，右手空閒，打了一拳，

左手折斷，右手空閒，打了一拳，

李遠拿住，右手空閒，打了一拳，

左手折斷，右手空閒，打了一拳，

李遠拿住，右手空閒，打了一拳，

突而李遠突了一刀，殺進來，城困不能抵當，大敗而逃，急退，到處走，見張飛在城上，大勝求救，

李遠道：「番兵，你見輪轂，李遠

曲頭，只見張飛脫得赤身，擰着酒瓶，

船趕來，李遠大怒，鐵了布袋，轉身

便起來，張飛把船擋到岸邊，把竹竿去李遠臉上便撥，李遠怒起，

在船上，張順把竹竿坐岸邊一跳，

都翻下江去，宋江武家，趕至岸邊，

劉備充城而走，雲長亦被擄，在玄德，人驚，又報張飛打敗汝南，

云長兩軍皆去，不半日，探馬來報，玄德曰：「張遼打敗汝南，

有吾兵必使張遼取吾家，是可直逼，收老子小弟，范雲長，

遼引軍抄後，迎取汝南，玄德曰：「張遼去，收老小，急逼雲長，

救之，兩軍皆去，不半日，探馬來報，玄德曰：「張遼打敗汝南，

只見張順把李達捉將起來，又渰

水性楊花。李達被圍住。

玄德要起廬恐懼，急得張小卒來報，計

下太何止十數丈，江見李達吃

褚招戰，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敵有正氣力。今夜弃寨

而與戴宗說快夾人去斬戴宗，問

舉人曰：這白大漢是誰？舉人曰：是

本處賣魚主人。張順宋江曉得，對

戴宗曰：有他事？張橫家書在營

裡戴宗近岸高叫曰：張二哥，有你

令兄張橫書在此，這黑大漢是我

兄弟，你且放手。上岸來說話。張順

見是戴宗，便放了李達到岸上曰：

院長休怕，戴宗曰：足下看我，而且

去救我。這兄弟上來，却好相會。張

順再跳下水，李達正在江裡探頭

假掙扎赴水，張順帶住李達，一手

自把兩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直

到岸邊，將李達捉住，急急到玄德見勢

危落荒便走，趙雲見勢，急急到李達，又到玄德見勢

逃走，惟到天明，便見一處，便是深山僻路，單馬

千餘騎，護送玄德老小，到劉辟引孫乾、簡雍、糜芳，亦至

玄德問之，皆曰：張遼軍至，勢不可當。因此棄城而走，遼兵

於華遠上岸，少裡只吐白水，戴宗

趕來，幸得雲長首領，然後得脫。玄德曰：二弟雲長者

489

曰張順李逵各穿布衫同到琵琶

亭上來戴宗指李逵問張順曰足

下認時他應張順曰認得李大哥

只不曾交手李逵曰你也是我

哥了張順曰你也不真武力了四

人齊笑戴宗指着宋江說道

你認得這位兄長是誰戴宗說

我不認得李逵曰這裏是江寧

奇張順曰莫非是公孫策戴宗

曰正是公孫策戴宗說

名不想今日錯會了宋江以前

日東條門將軍是戴宗修穿了一

身新裝李逵見戴宗修穿了一

身新裝李逵見戴宗修穿了一

身新裝李逵見戴宗修穿了一

身新裝李逵見戴宗修穿了一

不知何如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又尋覓行到數里一棒鼓

响前面擋出一處人馬大將乃張郃也大叫劉備

馬受降久德不發退後見是山頭上紅旗摩動背後一軍

從山谷衝擁出乃高覽魏延德兩頭照路仰天大呼曰天

朝便平吳奉唐突勿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

喊止曰容其死斬在路將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

在三石被高覽一刀砍于馬下玄德正慌方欲回戰高覽

殺軍忽然大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刺

高覽有子龍也玄德大喜了能縛馬挺鎗殺敗後隊又

來前衝軍衝張郃卻與子龍戰

子龍氣力不加騎馬倒

走子龍此來勢衝殺張郃卻又欲戰子龍見郃兵守住山

路空不得出正幹路間只見軍長閻平周倉引三百軍兵

兩下夾攻殺退張郃敗出關上占住山陰下寨名憲德雲

將軍冤張郃此役失敗都已被侯淵所殺賤

既到江心，忽然計上好鮮魚吃。先去取幾尾來，李逵曰：「我和你各取狼頭同拏進來。」到江邊，張順客哨一聲，江面上漁船都擋到岸。張順捉四尾大魚，同李逵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曰：「何須許多？」張順曰：「人飲酒，合叙胸中之事。」只見一個女娘，年方二八，身穿白衣，未到跟前，叫曰：「萬福！」頭偏喫亂便唱。李逵正在要訴胸中的事，却被他唱斷話頭，李逵大怒，跳起身來，把一個指頭，去女娘臉上只一照，那女娘大叫一聲，轟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四肢不舉，已是杯酒有清冷夜，孤零花無語，怨東風且。

報曉，殺散夏侯淵，再趕上云，敗退淮河，子龍在後，追來。軍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力關張軍士，然後且戰且走，操見布塞去，還收軍，不復追逼。無一千軍，取路而走，向至一江邊，上人問之，乃漢江也。上人知是玄德奉獻酒肉，于激流之上，玄德灑酒，乃祭悲壯。諸君皆有垂淚之者。玄德就隨初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上無定算，豈可不顧？雖此之地，誠必有恨。諸公公作何不乘夜渡河，以圖後計？以此，以成有名富貴乎？衆皆掩面而哭。靜軒先生詩曰：「人間有恨豈能無？」遂作詩歎曰：「強暴橫行仁義壞，若天何？寧久分張功名未遂英雄困。」

雲長曰：「兄言差矣。某昔聞周祖兵項羽，同爭天下，數敗于羽後九里川，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其等與兄，自破

○雨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

492

泊感宋傳假信第三十五回

關來乘興上江樓、唯見煙波愁。
素秋吟酒漫消千古恨、吟詩寫百重愁。
鷹苔未老漢旗在、腳韻成狂行四海。
士一齊密擁關江口，

半連交酒深酌酒、醉臥船中。
看時額角上擦痕，一度因些太子
昏倒。他爺娘心是恩慈風光自無
采了。那里敢言眉批女子，已說得
話。父母取手帕與他包頭。宋江便
喚老婦問曰：「你姓甚名誰？如今要
怎的？」那婦人曰：「是身夫姓宋，原是
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名呂玉蓮。
因烏家害他，他殺他，因此逃到此處。

昔有生變出見勿喧忘，忘天王之不仁。名德王，吾聞王貴則臣榮。
吾無容足之地，恐負公望。孫乾曰：「使君之言未然，且人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間禪不善，猶是承承乃當世之英雄。
坐鎮九州，兵甲數千萬，糧草如山積，更且與公皆為室宗，
孰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升據漢江之地，其連吳晉，西通巴蜀，南近海闊，北接漢池。君恐不容，乾
願一往，景升必出境而迎至公也。」玄德大喜，便差孫乾先
往荊州知郡入見，聘軍刺史，汝從玄德何至于此？」乾
曰：「劉使君誠明，人皆服之。」玄德曰：「不知公使君欲極力
扶持，社稷相恨。」玄微將以死滅，南歸舊壤，卻奈無故，亦以
死報之。使君新收，欲往江州投孫仲謀。乾辭言曰：「安可昔
親而向疎耶？」荊州刺史軍留田之英，雖上之歸而如水之
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未敢擅便先令乾拜白。白山為進見

亂世裏聽事賣唱。今日大喜，太子傷了女兒，誰敢連累官人。宋
汝見他說得本分，又且同姓，便曰：「你着三人跟我到營中，與你二十
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
那大妻聽說，便拜謝曰：「深感官人。
救濟戴宗埋怨卒達張順還了酒
錢，和戴宗李逵帶宋老來到營裡。
宋江取銀二十兩與宋老，宋老拜
謝了，去取出張橫言信與張順鑑。
劉去了，却說宋江一日入城去州
衙前，尋問戴院長，家人說曰：「他無
恙，只在城隍廟歇。」宋江入房問戴
院長，時人詆曰：「他在城外
魚牙張嘴，時人詆曰：「他自在城外」

之階表大喜曰：「玄德竟如此人，欲相會而不可得。」五里
九州，豈不能容一宗弟耶？玄德見在何處，便差人遠接蔡
瑁許曰：「不可，不可。別備心術不正，背義忘恩，先符占卜，後
事。荀公近授袁紹，不立統足，可見其爲人也。今若納之，
必惹曹公加兵，使九州生靈不安。不如斬乾首以獻曹公。
唐公必重待王公，也。」荊王正色言曰：「乾非惧死之人也。劉
使君請歸，是人情也。」荊王不答，殺父之徒，據誠欺君之
賊，袁紹之流也。荊王曰：「吾與安，可共論仁義之道。
劉使君，亦忠厚君子也。吾有錢財，取孝兩全之士，豈肯屈身
于俗子之下哉？」今聞劉於這漢朝山裔宗族之兄，實洪大
度敬老尊賢，愛民惜物，乃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爾
何獻謠言而妬賢嫉能耶？劉表一聞孫乾之言，乃叱退蔡
瑁曰：「吾主持已定，汝勿多言。」然瑁羞慚滿面，而退。表問之，
德何處。孫乾曰：「見在江口。」表曰：「吾自出郭迎之，便乾與人